

1966年春节,在重庆演出《看庄稼》

□刘志毅

1965年4月15日,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济南汽车制造总厂700多名职工奔赴四川,筹建重庆大足汽车制造厂。为了尽快生产出“红岩”牌军用越野汽车,铸钢分厂的30多名干部工人在重庆新建机械厂(现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生产汽车铸件。

1966年春节前夕,新建机械厂工会组织本厂职工、杭州汽车发动机厂来重庆支援三线建设的职工和济南汽车厂人员一起,准备搞一台热热闹闹的春节联欢晚会。重庆职工准备了四川金钱板、洗衣歌等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节目;杭州职工打算表演笛子独奏、苏州评弹等优美的江南曲调;我们济南职工本想来段山东快书,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演员,而不可缺少的道具“鸳鸯板”更是无处筹措。怎么办?

这时有人想到了1964年山东省暨济南市在大明湖举办的庆祝国庆15周年游园会上,济南市文工团在北岸搭台露天演出的歌舞剧《看庄稼》。此剧通过对三个老头在秋收之前来到地边,看到庄稼丰收而高兴得手舞足蹈的生动情景,表现出了山东人乐观、开朗、朝气蓬勃的性格,很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大家一致赞成把这个剧排练出来,将山东人豪爽、积极的形象展现给四川人民。

要演就得演好,于是大家忙着选演员、挑领唱、找伴奏,紧锣密鼓地排练了起来。服装道具上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白毛巾包头,上罩黑坎肩,下穿兜裆裤,白袜、黑布鞋;胡子则按照人物的年龄大小用



作者珍藏的当年的剧照。

黑白毛刷粘接而成;用树根、竹竿制作旱烟袋,用画着丰收图案的纸糊成烟荷包。音乐伴奏准备了柳琴、二胡、笛子、木鱼和锣鼓。

虽然都是舞蹈外行,但这也没能难住大家,凭着以前看演出的记忆,把剧情、音乐、对白、舞蹈动作和人物造型进行再创造,集思广益边练边改,连不起来的动作就现场发挥,用山东大秧歌的“十字步”来填补。

春节联欢晚会在新建的机械厂大礼堂举行,四川、浙江、山东等地的职工欢聚一堂,同台献艺。“下一个节目,山东歌舞剧《看庄稼》。”伴随着音乐前奏,大幕徐徐拉开。三个山东老头手持旱烟袋,个个喜笑颜开,在台上又歌又舞,对白是地道的山东方言:咋、走呗、奇好啊、杠赛咧,再

加上仨老头看高粱、观玉米、刨地瓜的滑稽动作,礼堂里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一群四川娃儿跟在演员身后叽叽喳喳地喊叫“山东老汉”,大人们则学着山东腔说“杠赛咧”。说实话,那时我们的表演水平比起专业演员来差远了,但我们是用心在跳、用心在唱,表演动作干净利落,感情真挚奔放。一场演出使我们和当地人融合在了一起,那心里比吃了四川辣子还热乎。

不久,重庆市沙坪坝区要举办春节文艺汇演,厂工会把《看庄稼》这个剧目推荐了上去。我们在区属各大企业交流演出,边演边改,大家的舞蹈动作更加协调,表演更加默契,演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很快,沙坪坝区又把该剧推荐到重庆市,经过重庆市有

关部门的观摩和选拔,该剧又被选中参加重庆市各界欢庆春节的活动,在重庆剧场、重庆海员俱乐部等大剧院演出多场,山东人的《看庄稼》轰动了山城舞台。春节过后,剧组又随重庆市春节慰问团到三线工矿企业基层巡回演出,让我们有机会把山东人的春节问候带给了更多的四川人民。

1966年大年初一,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春节文艺节目中就有我们演出的《看庄稼》。当我在广播中听到“三个老头一条心,爱社比爱老伴亲……”的开场白时,比过年吃饺子都高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年演出时的剧照。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侯振田、曲长照和我,当年表演老头的三个小伙子,现在都七十多岁了,成了名符其实的老头儿。

【饮饌琐忆】

□邹积强

过去,我们这里把饺子叫箍扎。那时穷,一年难得吃上几顿饺子,平日里吃过的饺子,面多半是荞麦面,馅儿是素馅儿。每年就盼着吃除夕发社的饺子。

年三十下午,奶奶就和面、剁馅,忙活大半天才能做好准备。奶奶拿起擀好的饺子皮,夹上馅,把饺子皮合起,说“箍住菜(财)”,然后,双手合在一起,大拇指和食指使劲一攥,又说道:“把菜(财)扎起来。”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过去把饺子叫箍扎的原由吧。最后,奶奶指着满满的一盖子饺子,说:“这就是一盖子小元

宝!”

半夜时分,听到邻居有放鞭炮的,我和爷爷也行动起来了,在院子里忙着摆供品、烧纸、放鞭炮。奶奶就在屋里下(煮)箍扎。饺子熟了,盛一碗放到院子里的供桌上,敬天地;盛一碗放到祖先的牌位前,祭先祖。这就是发社,爷爷说发社就是发福。

奶奶还会在锅台上,放一碗,招呼到:“大小子,小小子,快点来家吃箍扎!”奶奶嫌孙子少,每年除夕她都会这么说,祈盼媳妇们多生几个孙子。除夕的饺子就是好吃,面白肉多,吃在嘴里,一直香到

嗓子眼,肚子饱了眼不饱。奶奶看我吃得舔嘴抹唇的样子,就会高兴地说:“小子,吃了箍扎长一岁了!不能光长个儿,还要长心眼儿!”

如今,我和老伴熬到了爷爷奶奶的辈分了。除夕的饺子,什么馅儿都有,不管是什么馅儿,都能说出吉利话。白菜是发百财,韭菜是发久财,猪肉是有财发,荠菜是齐发财。人们赋予了饺子吉祥的寓意。吃了多年的除夕饺子,妻子练得一副好口彩。饺子煮成什么样,都是吉利的兆头。火候合适,饺子全是囫圇的,妻子会说:“圆圆满满,团团圆

圆。”火候大了,有的饺子破肚子了,她会说:“岁岁平安!”一边捞着饺子,一遍自己念叨:“好,发财了!挣开了!”

除夕饺子,妻子总会弄点小花样。过去兴包几个有硬币的饺子,嫌不卫生不安全,后来就改包大红枣了。吃红枣饺子预示着招财进宝。去年除夕,吃饺子时,儿子说道:“我吃了一个红枣!”孙子说:“我也吃了一个红枣!”你报喜,我也报喜,一家人喜笑颜开,乐不可支。原来,妻子增加红枣饺子的数目,“事在人为,红枣饺子都多吃几个,甜在嘴里,喜在心上,图的就是吉利!”

【民间忆旧】

□张中军

腊月底近春节,乡村里开始忙年了。有赶集买年货的,有在家写春联贴门神的,有蒸馍、包水饺的,有炸鸡鸭鱼肉、炸麻花、炸丸子的……我的家乡管炸东西叫出锅,油炸出来的东西焦黄焦香,既好看又好吃,所以,我对春节前家里出锅的印象尤为深刻。

童年时代,纵然平时连个白馍的影子也见不着,可是过新年总还是大事。谁家都会把压缸底的几十斤白面挖出来,还会用辛苦一年积攒下的钱买几斤猪肉和几斤肥肉膘子。那时花生油少,大家都用肥肉膘子炼成猪大油,猪油炸出来的

出锅

东西又香又酥脆。

过完小年,父母就开始算计着去谁家买肉了。腊月二十七了,院门上的红对联都贴出来了,门口大树上红纸黑字的“出门见喜”把年味渲染得越来越浓。父亲终于从村西头大老远地提着一大块猪肉膘子回来了,我和弟弟妹妹欢呼雀跃,跟着父亲进了厨房。这时,母亲已把该蒸的白馍都蒸好了,一个个又白又大的馍,小山似的垒在馍筐里。有一两个白馍蒸得裂开了口,母亲说:“这馍过年也高兴,张着嘴笑呢!”

该出锅了。母亲把买来的肥肉膘子一块块切开,等锅热

了,就把肥嘟嘟的猪肉用刀平铲着放进锅里,肉一沾锅就“嗤嗤”地叫着腾起一股股水蒸气。过一会儿,就看见锅里清亮亮的油了,慢慢地肥肉膘子在油锅中漂了起来,翻滚着越来越小,锅内的油却越来越多,当肥肉膘子成了渣滓的时候,猪油也有小半锅了。母亲用笊篱把肉渣滓捞出来,放到小盘里一些,撒上些许盐,然后把盘子递给早已垂涎欲滴的我们:“给,看馋的,吃去吧!”于是,我们抱着盘子争抢着就着白馍吃起来,那个滋味,现在想想还嘴馋呢!

当时种地没有化肥,小麦

亩产仅有两三百斤,出锅炸麻花、炸肉丸子都用白面,母亲总是不舍得白面,往往炸上两提篮麻花够走亲戚就不炸了。而红薯产量高,母亲会用煮熟的红薯拌上少许面粉,炸出不少红薯丸子,再多炸一些萝卜丸子。红薯丸子香甜,吃起来也好吃,刚刚炸出的丸子,母亲就端出一盘来,让我领着弟弟妹妹大饱口福去了。而炸的酥肉丸子却放起来,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当然,也会给少许几个肉丸子先让我们解解馋,那带着炸酥了骨头的肉丸子,冒着热气放进嘴里又热又香嚼起来的味道让人久久难忘。

【乡村风物】

儿时的除夕夜

□万学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在家乡鲁北农村,土改后的乡亲们日子变好,过年有了物质条件,又有自由,就都讲究起来。那时过的除夕夜,让正值儿时的我感到神秘、刺激、兴奋,印象特别深刻。

记得除夕夜幕降临后,乡亲们首先要祭拜“天地堂”。所谓“天地堂”,那时家家都有,一般是在正房门口右上方墙上用4块青砖砌成的一个长方形小龛,富裕人家也有雕出立柱飞檐形状的。请之前,家中大人先在“天地堂”敬上香,其下摆好供品,然后提着马灯或灯笼各处去照。先照家中粮仓、柴房、过道、畜栏、禽舍等,接着照村外场院、树林、路口、水井等,一边晃灯照着,一边嘴里念叨请各位神灵回家过年的意思。照完了即请遍了,提灯返回“天地堂”,各方神灵就算归位了。于是放鞭炮、烧纸钱、跪下磕头,感谢天地诸神的保佑。在这仪式举行的过程中,小孩是不让参加的,看着大人们虔诚的样子,只是觉得好奇、神秘,并感到莫名的敬畏。

接着,就开始为“叫明”做准备了。首先,是选择最好的柴火,并将其捆成3束——其中首选是芝麻秸,燃烧起来火焰特别明亮,声音也脆生好听;此外,就是高粱秸、棒子秸、谷子秸了。其后,在家门口或就近的胡同口,用3束草捆搭成一个圆锥形垛。“叫明”的时辰终于到了,虽已临近午夜,可因为孩子们最感兴趣,就格外精神起来。只见家长手持点火物,来到草垛跟前,高叫一声“叫明啦”,然后在柴垛下部点燃。一家燃起,顷刻间全村的都燃起了,无数火苗子,如万千金蛇腾起,映红夜空。大人和孩子都围在自家的火堆旁,一边高声欢叫着“明来啦!明来啦!”一边忙着用脱粒的高粱穗从火堆上往灶间引火,边跑边唱着:“大葫芦头、小葫芦头,银子钱,往家流;大葫芦棒、小葫芦棒,银子钱,往家抗”。灶间引来了火,家庭主妇便把一根棍子横放到门口,叫“拦明棍”,再把孩子揽在怀里,浑身上上下下烤一遍,说是“烤烤手,过得有;烤烤脚,过得高;烤烤腿,过得兴。”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在来来回回地奔跑和欢唱中,已经浑身冒汗,接受了烘烤和祝福,心情尤其舒畅。家庭主妇这才将灶间火塞进灶膛,添柴烧锅,开始下饺子了。

然后就是“发纸马”了,这是恭送天地诸神的仪式。乡亲们想得很周到,“天地堂”里把诸神请来了,当然要好好送走。供品还摆在那里,等热腾腾的饺子出了锅,舀上第一碗,也先敬在“天地堂”前。大人们再次跪下去,把夹着小树枝的厚厚的叠纸焚化——纸是送给诸神的钱,树枝是助神返程的马,因此叫“发纸马”。

送走诸神,却惟独将灶王爷留下,腊月二十三他去“上天言好事”,此次请来不能再走,因为又得“下界保平安”了。将新请的灶王爷像又端端正正贴在原来的地方,在这被尊为“一家之主”者笑咪咪地注视下,全家人欢欢喜喜围坐一团吃起了年夜饭。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拜大年喽。